

《十二門論》 第九講



（《商務新詞典》、《漢語大字典》、《中文大詞典》，）即不同的時代，有些中文的書，古代的書……在古代的書，在唐代、在宋代、在明代，有些特別的書是將那些字講出它的音是怎樣的，不過那些音不是用符號去標音的，是用反切（注音法）的，即用兩個字去注一個音，譬如一個「冬」字，譬如「冬」這個字，這樣它是「得紅」切，但「得紅」都切不到這個「冬」音，「得」是 d 音，「紅」是 ong 音，即 da ong 冬，是啊！但因為「得紅」切，就「動」音了，它是「動」音，但不是「冬」音啊，這為甚麼會出現「動」音呢？這因為「得紅」切的雜韻，那麼這些標音的書不是現代的，是唐代、宋代的作品來的，這即代表離開現在一千年或一千二百年、一千五百年的讀音。

這樣，你要將兩個切懂得讀，第一個字要拿聲母「得（d）」，「紅（ong）」這個韻，第一個字要拿聲（母），第二個字要拿韻（母），下一個字要包括（聲）調。但是，有些是這樣的，除了這個字包括（聲）調之外，還看它陰陽的，這個「得」字，一般叫做陽，這即是陽平。不，「得」字是陰平，對不起，「得」是陰平，要高一點音的，「得」是陰平。於是，「紅」這個字本來是第四（聲）調，但就不讀第四（聲）調，將它讀了「冬」（音），因為「冬、懂、凍」，「冬、懂、凍」是陰調，「動、董、東」是陽調，這樣就可以了。這就是說，第一個字拿它的聲母，第二個字拿韻母，第二個字除了韻母之外，還拿它的平仄，平仄之外，第一個字除了拿聲母之外，還要知道它是陰調的字還是陽調的字。這樣，於是這個「紅」字，這個陽調的第四個字變了第一個調。

這麼複雜的，這樣就好像切近現在的音，但都不是百分百啊，因為字的讀音隨着時代變化而改變的。隨着時代的不同那個字的讀音就不同了，這是全世界的語言都是這樣的，不僅是中文的，好像英文，舊時那些移民未去美國前的時候呢，那些英文發音與去了美國之後落籍在美國的人所講的英文已經不同了。譬如 doctor，但美國人

就讀 datter (音)，為甚麼有這樣的現象呢？那班英國人去美國移民而已，但移民去了美國的時候呢，他的音就轉了，就不是英國音了，不是牛津音了，所以牛津音比較清的，加拿大、美國的英文是濁音很多的，好鍾意將聲音走到喉嚨掙那處的，在喉嚨掙，你聽一下美國人的發音，講英文在這處出聲的，這就是說常常用聲帶發濁音，很少在口腔的前半部份。那麼，去到澳洲呢，澳洲 (的發音) 又變化了，去到美洲，又變化了，於是與英國是三種不同的讀音，加上美國人去了菲律賓，菲律賓又 (另) 一套英文，難攪啊，聽到菲傭講一堆堆的東西。這就是說，隨着不同的時代，隨着不同的地域的語言會起變化的。所以，中國這麼大，中國不同地區，南轅北轍，南邊的人講的東西與北邊的人講的東西不一樣，隨着時代 (而變遷) 。

這樣，如果字典在你手上，字典在你手上的時候，那個讀音都未必讀回一樣的，但是這本就可以了，這本是現在編的，廣州音來的，不過他不夠字，因為我們佛典的字是沒有的，即古人、唐代人的字來的，那麼到現在都不是這樣寫了，現在的字寫法都不一樣，是吧？這樣，你要找一些古代人 (的字) 都有的字典，那麼這兩套大字典就有了，一套是台灣的，一套是大陸的，這套不知是不是湖北的，我不記得出版社了。這套就台灣請了很多專家編的，包括我老師有份編的，錢穆有份編的，潘重規先生，錢穆先生他們有份編的，不過就是掛名的，掛名即請他做編寫顧問，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不信你看字典，那些顧問有個名，未必是全看過了給意見的，因為有你的名那本書就賣得 (暢銷)，很多專家，有百幾個專家，都是第一流的專家。不過，這本字典的前身是日本人做的，因為日本人的《漢和大辭典》是很大的，「漢」即是中文，「和」即是日文，十冊巨著來的。好像《佛光大辭典》一樣，這套是佛學辭典，佛光山出的佛學大辭典，本來是日本人出的，望月信亨的作品來的啊，不過望月信亨造了這本辭典，台灣佛光山不知為何就取得了他的版權，於是就請那些專家再加 (編) 現代的東西，加到我的老師羅時憲先生的名字都在《佛光大辭典》裏面，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啊！這就是說，將它補充新的資料進去，但那個藍本呢，即這個原本是日本人 (造的) 。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在過去一百年這個國家穩定又進步，累積了很多資源，經濟

又發達，所以這個國家穩定，除了打仗的幾年之外，即侵略別人，別人都沒有侵略他，是吧？日本人的軍隊就去了打中國、去打東南亞、去打美國，都沒有去美國，炸了美國珍珠港，他的軍隊沒有去到美國，但是日本的本土，美國沒有派軍隊打過日本本土啊，都是炸啊！這樣它的死亡人數和損失與中國比就不可比了！所以他有財力去做一些文化的事業，這樣，所以這幾本字典是很好的！

除此之外呢，是關於精簡的，精簡的又看到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字型出現，還有一本很出名的字典叫做《形音義大字典》。這本字典有個中國學者高樹藩先生，不知道是不是獨力編輯的？真是很偉大啊！一個人（編）做。因為一個字有三種東西，一個字，譬如這個「大」字，「大」字有個形，這個形就是一個人，張大了腳，張大了手，這是一個人，象形字來的，是吧！張大了手腳，這所以就是形了；這個字怎樣讀啊？讀做「大」；甚麼叫做「大」啊？義了！這樣，所有的字都有形音義的，這是中文。英文就沒有形，只有音與義，是吧！即這個字怎樣讀就是音，有甚麼含意，就不理那個形的。但中文一定有個形，有形帶出，因為中國造字脫離不了象形文字的陰影，因為初初做的文字是從象形得來的啊！

那麼這種是中國文化的優點還是缺點呢？在語言上呢，在世界各國的語言都由象形開始，慢慢就脫離了象形，變了符號，symbolize，變了符號，但中文的文字是做不到這種了，是拖着個尾巴，拖着象形這個尾巴來發展文字。這樣，所以近這一百幾年來就很麻煩了，譬如我們出版的時候，要雕版的，人家外國就不用了，二十六個字母就搞定了，是吧，最多日文就五十幾個字母。但中文不行啊！離不開了（象形）啊，於是變得很難學了，寫又很麻煩了，於是，舊時我們學打英文的時候就很容易，但打中文字就很難打，到現在我都不懂得打中文字，我不懂得打中文字啊，現在（是這樣），因為有倉頡，又蒙恬，幾十種的，又九宮，那個名字我叫得出，但我不曉得用啊，那些要花時間的，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學，這樣，於是電腦有手寫板，小蒙恬手寫板非常慢，寫十個（字）有兩三個寫不出的，這就是花很多時間在文字處理的地方。

如果在民國初年，有兩派的講法，三派處理這個問題，一派是甚麼？將它拉丁化，romanised，被人罵得似隻狗那樣，放棄中國文化，行不通啊！第二呢，簡化，漢字簡化又被人罵得似隻狗那樣，現在都被罵，大陸被人罵得似隻狗那樣，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放棄了，繁體字放棄了，個個都說他不對，是吧！那麼，不對，怎麼做才對呢？他想不到方案啊！小孩子一開始就皺眉頭了，因為他讀幼稚園一開始就拼讀英文，都不用寫的！中文就要寫，寫到手痛，是吧？怎樣寫啊？兩歲就寫「貓」（字），英文「c-a-t」cat多麼容易啊！怎樣寫啊！「貓」字啊！「貓」字十幾個筆劃，甚麼叫做「貓」呢？形音義，這個讀「豸（自音）」字，「豸」是一種動物的分類法，即豹那一類，貓是屬於老虎、豹那一類，「豸」是象形，那個老虎頭是這樣的啊！這樣怎樣寫啊？不是直的，全部是斜的，不是一直畫啊，是曲線來的啊！這樣大家知道畫曲線是難過畫直線好多十倍的，是吧？因為小孩子的肌肉運用畫不到曲線的，很難畫曲線的，是吧！又這樣曲，又那樣曲。

這樣，然後才取「苗」的聲音，很難讀啊！英文「c-a-t」（cat），英文越是日常生活用的字，就越簡單越淺（顯）；中文越生活化的字就越難寫的、難認的。這樣，所以是否中國人走錯了路？我們要反思了，我不給答案，你們自己有答案，因為我給的答案，你可能說我違背了老祖宗的家法。這就是呢，原來中文在外國是不理這個「形」的，不用理這個「形」的，但中文要了解這個「形」。每一個字有它的歷史背景，為甚麼變成這個「苗」字會這樣寫呢，古字是怎樣寫的，我們會告訴你這個是「豸（自音）」來的，是象形來的，然後下面加一個「苗」的聲音，它都有標音啊，所以這個是形聲字來的。這是六書，我們講《說文解字》的六種構字的方法，是形的構字方法，形與義有關，形與音又有關，它們不是孤立的，彼此你連我、我連你。那麼，所以這本字典，它不是普通用的字，它都可以很清晰地告訴你這個字的淵源是在哪裏來的，它的本意是怎樣來的，由本意引申義。

有很多字我們不懂得解釋，要去估字，譬如說「不速之客」，這個「速」字不懂

得解了，現在的「速」字是指速度，舊時這個「速」字是邀請的解釋，我沒有邀請，你自己來的，是吧？這樣的時候你怎樣解釋，「不速」即不快嗎？走得好慢嗎？不是啊，這個字在古代不是這樣解釋啊。這個「因」字，我們解作因為，但是在古字不是這樣解釋的，這個「因」字是代表依，依賴的解釋啊，好像（一）個人依張席躺著，它是一個會意字來的。這就是說，你要了解這些呢，這本字典會給你的，講得很清楚啊！它不只用他的語言寫，它還引了出處，誰個專家，羅振玉怎麼講的、王國維怎麼講的，這些是近代的甚麼？近代的文字學家、聲韻學家，羅振玉、王國維他們很出名的。

這樣，這本書有出處的，講「形音義」有依據的，寫文章引它都可以的，「引」，譬如你解一個經題，或解甚麼的時候呢，這樣它就給你資料，原始資料，權威性的資料，那麼這些字典就可以提供，不過它就不便宜，都很貴的，買一本辭典要二百元才行，買這樣的要一、二千元才行，這些一、二千元，因為有十冊啊！它不是一本小的書啊，是巨型作品來的，擺在圖書館，不過現在不用擺在圖書館了，你可以用甚麼啊？用電腦上網（看）解釋，那麼電腦上有沒有用到高樹藩呢？這樣我就不得而知了。那麼，這些都是重要的作品了，這三本都是有權威性的。學生：「這本有沒有注音？注音容易讀嗎？」這些都沒有廣東音的，（它們）都不是廣東人做的，因為廣東音是方言來的，這些都是語文來的，即國語，所以它的好處呢，是不同時代的讀音都有，就不只是這個時代。學生：「教授，你記不記得我曾與你講過晏幾道的一首詩詞『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這個『剩』字在那本《中文大辭典》有沒有啊？」這個我又沒有查過啊，我那天給你查的是另外一本字典，是宋代人的詩、詞、曲的辭典，我那天查的是張相寫的一本（《詩詞曲語辭匯釋》關於）詩、詞、曲的辭典，詩、詞、曲就是那些在詩裏面特別的字。我沒有查過「今宵剩把銀釭照」的「剩」字，縱使的解釋，這個「剩」字，「剩把」，「猶恐相逢在（是）夢中」，很出名的一句，「今宵剩把（銀釭照）」。對，用這個字，是「肉」字邊（旁）？怎樣寫啊？勝利的「勝」？我不知道你說的是那個，但我查的那個是「剩下來」的「剩」，你怎樣寫啊？

這樣你的版本與我的版本可能不同啊，我的版本是這樣寫的，這個才是「剩」，因為你那個讀「貝」（音），不知啊！不過我查的是這個字，這個是縱使的意思，縱使，這即是與一個情人分手之後，那麼久了，可能不認得她了，所以今晚縱然她出現，所以我拿銀缸、銀燈照一下這個人，這樣，但我都不相信她是真的，縱然用銀缸、銀燈，《銀燈照玉人》，有套戲，缸是燈來的。

這樣，「猶恐相逢（是）在夢中」，以為發夢，即使見到面都以為在發夢，即很久沒有見那樣，很出名的一首（詩）詞！這時候，這個字是很特別的解釋，「剩」字代表縱然見面都不相信真的，都以為假的，以為在夢中相見那樣。好了，我們今日講多了這些，要解這個字典的時候，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很多科目有不同字典的，我讀中學的時候，physics 有 Physics Dictionary，chemistry 有 Chemistry Dictionary。舊時我們有不同的字典，每一科都有本字典的，因為查普通的字典不夠啊，不夠專技，缺乏 technical，不夠 technical，缺乏專技性，缺乏專技性，這樣，所以法律上有法律的字典，科技有科技的字典，是這樣的，biology 有 biology 的字典，chemistry 有 chemistry 的字典，數學有數學的字典，哲學有哲學的字典，哲學字典有的字，普通字典是沒有的，很特別的用字。這些是一般性的，剛剛鄧生提出的是特別的，特別為詩或詞解釋，那些就只有專家才能寫了。

好了，我們過了半個小時，但有沒有用呢，你自己看一下，若你覺得沒有用，我向你道歉了。好，我們上一堂就講到第幾頁？第八頁？是不是第八頁？第八頁，就破三種性，破自性、他性、共性，是吧？講完了第八頁。那麼，現在我們看回這裏，看科判那處，科判就講到「甲二，正宗分」，「正宗分」有十二段的，在講第一段「乙一、觀因緣門」，「觀因緣門」裏頭就分三段，「丙一」、「丙二」、「丙三」，「丙一」就講完了，長行發起，用頌文統攝空義。這樣，然後「丙二」，我們開始講「長行正釋」，「長行正釋」分開四大段，第一段是「丁一」，第二段是「丁二」，「丁三」、「丁四」。

「丁一」就「總列內外衆緣與果法」，「衆緣與果法」就列了出來，這樣就解釋了，我們正講「丁一」，「丁一」裏頭就分開 A、B、C，那麼我們 A 與 B 已經講完了，是吧！A 與 B 已經講完了，那麼我就不重複了，A 就「略破自性」。不是，我們「丁一」講完了，「丁二、破內外果法」，是吧？我們正在講「丁二」，上一堂（講）「破內法與外法」、「破內外果法」。這樣，裏頭分開幾段，分開「A」、「B」、「C」，「A」就「略破自性」，因為內法無自性，外法又無自性，因為無自性叫做空，有自性就不空。這樣，所以空與自性，即緣生與自性是矛盾詞來的，緣生就無自性，自性就不是緣生，這樣於是「A」講完了。「B」就講「三性」，破沒有自性、沒有他性、沒有共性。那麼，今日開始講「C」，就破外人「以他性故有自性」來辯救。上面就逐種講的，自性不能存在，他性不能存在，共性不能存在。

這樣之後呢，外人就假設一個問題了，假設一個甚麼問題呢？就是「以有他性故，故有自性。」他要建立自性，他要有自己的自體，那怎樣建立呢？他講緣生啊，你講緣生就行了，我又講緣生，講緣生呢，那個果就是自性，是依因立，因就是他性，那個果是自性，因是他性，於是呢，有他性的存在，有因的存在，因實際存在，這樣就產生果了，因為有他性所以有自性了，這是外人的救。這樣肯定不通了！通的時候，龍樹菩薩就不用講「一切法是空」，是吧！《般若經》就不會說「畢竟空」了！那麼，怎樣不通呢，要講出道理了，於是「乙」就是破對方的救了，對方就說，因為有他性存在，就使到與自性相依，是吧？因為有他性，如果沒有自性，就沒有他性了，沒有因就沒有果了，因為有果，所以有因，是吧？有自性，所以有他性；有他性，所以有自性，因為他性有，所以自性亦有。

這樣，於是龍樹菩薩就破這個救了，怎樣破呢？他說，「若謂以諸法若他性有故，自性亦應有者，」他說你對方自己說，因為有他性的存在，這個「有」即是存在，因為諸法（指）任何事物，因為有他性的存在，所以自性就應該存在的，這樣的講法就是複述對方的執。這樣有甚麼不妥啊？不妥呢，就是歸謬法，就是荒謬的地方，下面就講出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即是假定真的，假定因為有他性，所以有自性。

要假定他對，如果有他性就有自性，如果對呢，就出現很多荒謬的現象，甚麼荒謬現象啊，下面就說，牛的自性，就應該以馬的他性而有。

為甚麼會這樣？牛望牛的自性才是啊，那麼你又說，因為有他性才有自性，好了，你說牛有自性，那即是牛的自性，是依馬的他性而有了；那麼調轉（相反）呢，馬的自性應依牛的自性而有，這個就是動物，動物就是牛馬的自性、他性相依，牛的自性依馬的他性而有，馬的自性依牛的他性而有，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死了所有的牛，那些馬都死不了啊，（因）瘟疫消（滅）了那些雞，那些鵝沒有消（滅）都行啊！是吧！那些鵝不是依那些雞有的啊，雞不是依鵝有的啊，是吧！各有各的，沒關係的東西！這樣，自性、他性，所有自性、他性是各自獨立的啊！同人家無關的！

所以，如果有實他性，所以有實自性的話呢，就變了牛的自性依馬的他性有（存在），馬的自性依牛的他性有（存在），這種是動物。植物又怎樣啊？植物是這樣的，這就梨的自性就依李子的他性而有（存在）。這樣，所以梨以李性而有，這兩個字一樣讀的，我再讀，梨以李性有，李以梨性有，就這樣講，雪梨的自性，這個「以」字是依的意思，（雪梨的自性）依南華李的他性而有，那麼南華李的自性是依雪梨的他性而有。這樣，古人鍾意用的詞語是單音節的，monosyllabic，所以使到你很難搞，是吧？梨與李一樣是（音節）li，不過呢，這個梨子的梨呢是第四個（音）調，南華李的李呢，「呢、李」，我們的廣州音，調不同！是吧？但是如果變做兩個字「雪梨」就好些了。於是，這個時代變化的時候呢，單音節詞到現在這個時代就變複音節詞或多音節詞，變做幾個音節的，就不是 monosyllabic，是幾個音節的，multisyllabic 是好多個音節變成的一個詞，這樣我們的分辨能力就強了。

那麼，古代的文字為甚麼這麼少音節呢？因為是寫出來，寫出來的時候，你寫多音節就寫多很多個字了，不行啊！因為舊時的印刷術不流行，還有中國字很難寫，用刻板那樣寫很難，由於難寫，所以出現了不同的書體，譬如隸書，要來做甚麼的？審案寫的，因為快啊，所以就變成隸書；小篆，很難寫的，圓滾滾的字，是吧？剛剛講

到了凡是直線都容易寫的，篆書不是直線的，是曲線的，篆書；隸書是直線的，蠶頭雁尾都是直線的，凡是直線的東西都容易寫的，你看一下 BB 仔、小孩子兩、三歲寫字，所有線都是直的，一橫一直，不懂得寫曲的，斜撇都很難寫的，彎都很難寫的，他的肌肉控制不了，那些是高的技術，那個神經控制的肌肉要控制到才行，（是）這樣。學生：「老師，春秋時代寫的是甚麼字？」老師：「春秋？你講的是春秋戰國的時候？春秋戰國就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字體了，譬如，好像在山東，那是山東的蝌蚪文，但是在長安就不用蝌蚪文，他們就用小篆，小篆其實是他們的（字體），或者是大篆。」學生：「秦統一時是哪些字體？」老師：「秦統一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寫法。」所以就「書同文」，所以《中庸》的「今書同文，車同軌。」所以有人說這《中庸》是後起的，因為孔子在世的時候書未同文啊，車未同軌啊。

這就是說，車的兩個輪距是固定的，輪距不可以一些闊、一些窄，即我們的火車一樣，如果每個國家的輪距是不同呢，於是由這裏（駕）駛火車去巴黎，這就慘了，去到俄國就轉另一火車，俄國去到愛沙尼亞又要轉火車，愛沙尼亞去波蘭又要轉火車，波蘭去德國又要轉，去法國又要轉車，就幾萬架車，轉車轉到慌了，這樣就劃一輪距都是一樣寬的尺數，於是所有車由這國駛到別國都可以。所以李斯很聰明啊，所以李斯要「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書同文」就要文書可以直接下達所有郡縣都看到國家的命令，國家的命令直達到地方，就不用人翻譯，但六國不是啊，各有各的寫法，各有各的書體，這樣就不行。

所以，現在的人看《中庸》，《中庸》說「書同文，車同軌」，這樣就懷疑是後人所做的，是秦始皇之後，李斯之後所做的。不是，是考據家，那些考據家依這點說《中庸》是假的，假的不是說沒有人做，即不是孔子的孫，因為通常我們說《中庸》誰做的？孔子的孫做的，孔伋啊，「人」字邊旁加個「及」字。《中庸》（的作者），即是曾子的學生，曾子的學生做的，曾子的學生的時候即還早過孟子，是吧？孟子呢，曾子的學生的學生來啊，孔子的學生不是孟子啊，是吧！是曾子，曾子的學生是誰？是孔伋，子思，子思有兩傳，一傳就說他教的學生就是孟子，但這個不接受，就再有學生，他的學生的學生才是孟子。

這樣，《中庸》的寫作的時間是早過孟子的，但是早過孟子也不對啊，因為孟子（的時代），「書同文，車同軌」還未達到，這樣就懷疑《中庸》不是子思做的。不過，又有人翻案，翻案又怎樣呢？這是假定而已，這個「今」未必真是今時，即是當這個世界到了「書同文，車同軌」的時候，就是一個大同世界，理想的世界，它就不是一個 descriptive language，它只是 supposition，這個假定，假定這樣就理想了。那麼這種理想呢，儒家「（今）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個是「定一」，這個名叫「定一」。

我剛剛唸的這段書是孟子的，孟子說世界怎樣才太平啊，他說定一就太平了。所以，中國有個思想是大一統的，統一，全世界統一！同一國家，這樣就沒有戰爭了，叫「定于一」。他說：「天下惡乎定？」天下怎樣才太平，要「定于一」，所以儒家精神是「定一」。所以阿扁想要獨立出去不是儒家精神啊，他要去中國化，他將中國文化與他們脫勾，因為中國文化不贊成一個地方無端端地脫離中央自己獨立，是不贊成的！就好像香港很多人鍾意獨立，這個就一方面講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講獨立，這個就不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要「定于一」。「定于一」這是甚麼？這個是孟子的思想，「定于一」，所以我舊時讀書的時候，有一個作家叫李定一，很好的名字，李定一很好，跟我同姓，李定一做了《中國近代史》，很出名的一本近代史，李定一所做的，我讀大一時的時候讀李定一的那本《中國近代史》，是台灣的教授，李定一。這樣，「書同文，車同軌」就是「定一」了，是吧？這就是說，大一統的思想是儒家的理想。

因此，大陸有套電影叫做《英雄》，就是講這個統一，大一統，就被民主派攻擊得體無完膚，差不多扯下來，罵得一毛錢都不值，大家都不去看，是吧？因為它不是將毛澤東，將秦始皇實踐了儒家精神，國家統一的這個意念，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所以香港的影評，評《英雄》評得很差，雖然《英雄》的那個導演很醒目，是誰啊？張藝謀，是中國第一大的導演。最弊那套電影是讚頌秦始皇，秦始皇的大一統，但秦

始皇的精神是儒家精神來的，是儒家講的大一統，不過儒家就沒有殘殺人啊，沒有要你焚書坑儒，你去焚書坑儒是錯的，但他講大一統的這個意念，張藝謀沒錯啊，沒甚麼大錯，但我們不接受。

這個就是「定一」，即這個思想、「定于一」的思想是儒家精神，這儒家精神影響了荀子，荀子影響到李斯，李斯影響了秦始皇，是吧？於是在文化上都是趨向「定一」。這樣，有些人就說《中庸》仍然是子思做的，但這兩句話怎樣解釋呢，就是一種假定而已，如果是這樣就好了！「今」就未必今，這個「今」是修辭學上把未來發生的東西拎到當前來講，可以這樣的，未曾出現的東西，我們可以當它出現來講的，因為修辭有這樣的，譬如我們剛剛說「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在夢中。」不是真的啊，即使現在，今晚我看一下，用燈照一下，但沒有照到啊，是沒有出現啊，即使她出現了，照到也不相信啊，因為離別太久了。

「人間別久不成悲」，這句是另外的名句，誰的名句？姜白石的名句，姜白石很出名的。姜白石很出名的，因為有一次，他說人間離別久了的時候，那種悲情已經淡化了，已經淡了，淡了還淒涼過不淡，所以他寫文的時候會用一種很特別的方法表達，這種特別表達從內心深處，以前沒有人講過的，你講的，這種就是禪。甚麼叫做禪？禪不只是打坐，禪就是智慧，生命的智慧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所有藝術要在內心深處自然流露出的就不會抄襲了，不會抄襲，它藝術性才會高，所以，作詩、畫畫有禪味呢，第一流的作品！有禪味的意思是甚麼？我不是抄襲別人的，是我真正的感受，它的藝術的技巧是我自己獨創的，所以是把生命智慧的獨特性應用在藝術上，它的表現就是禪味。我們接觸禪味的那些獨特性作品，就激發你有特別的感受，為甚麼啊？因為以前你都沒有受到這種刺激，因為這種刺激是這個人獨創的啊！「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時候，以前沒有人寫過的，在那個繁囂社會的時候寫這句詩句，被特別的刺激 stimulation，是一種特別的 stimulus，把你內心世界激起一些波浪出來。

這樣，所以這兩句裏面，我們說他很富有甚麼啊？禪味，禪是因為詩有它的獨創性，它有原創性，它不是抄襲的，是作者內心世界裏面自性的一個特別顯現，那麼，所以我們覺得它的藝術價值很高！所有的藝術價值都要講原創性，原創性本身就是禪，原創性就是禪！所以禪宗不立文字，為甚麼不立文字啊？立文字即是將舊時的搬出來啊，抄襲而已，釋迦牟尼佛講過死唸，即我剛才背誦的兩句詩，我有甚麼厲害啊？別人都講過了，人家都出現過了，不過我記性好記着了而已，我沒有叻啊，因為不是我自己自性發出來的。如果自己發出來的那些就是原創性了，是吧？沒有，沒有發啊！但我有一種特別的就是我看清楚了有一種是原創性的，就是禪宗思想怎樣與藝術相貫通，這是沒有人教我的！沒人教我的，是我自己會通的，那麼這種會通本身就是禪！我剛剛引的那兩句詩、引的兩句詞不是禪，不是禪，因為沒有原創性，人家講過了，但我引了之後，看通兩者之間觀其會通就是禪，沒有人教你的，你自己突然間去通達的，就是這樣。

好了，不要講離題了，離題萬丈，好了，下面「餘皆應言而實不言」，舉了兩類的例，是吧？一類是植物的例，一種是甚麼？動物的例，如果因為有他性，所以有自性（是）講不通的！那麼，這個方法就是歸謬法，看一下，我先接受你（的觀點），我初初接受你（的觀點），啊，是嗎？因為他性有，所以自性有，我就用你（的觀點）：如果這樣就牛的自性依馬的他性有，馬的自性依牛的他性有；南華李的自性依雪梨的他性有，雪梨的自性就依甚麼？南華李的他性有。

這樣，全部都假的！全部都錯的！全部都荒謬絕倫！所以，我剛剛假定說你對呢，其實亦都荒謬絕倫，即你說的是荒謬絕倫，但你的荒謬絕倫，我就不直接指出，我就初初接受你，先假定你對，你對呢，就發現這麼多問題出現了，這麼多荒謬現象出現了，於是就全否定了這些荒謬的現象，所以連你最初的假定都否定了，這個方法是這樣的。

那麼，看一下這裏有四個論證，動物兩個，植物亦兩個。第一，以牛馬為例來破，第九頁，如果以他性故有自性可以成立呢，以他性有，所以自性有，這是他講

的，對方講的，所以假定真，假定可以成立！如果這樣可以成立呢，那就出現甚麼啊？將是牛的自性依馬的他性而有，馬的自性就依牛的他性而有，這樣的大前提要接受啊，因為後項是完全從甚麼啊？前項那個特定的思路反映出來的。如果以「他性故有自性」，如果真，這樣就是牛的自性以馬的他性有，馬的他性就以牛的自性有，是分析出來的，是將前面的那個大原則分析成這個例子。

如果你接受他性有，他性是存在，所以使到自性存在，你接受的時候呢，你就要接受牛的自性是應該以馬的他性而有，又應該接受馬的的自性以牛的他性有，因為下面的後項是直接怎樣？從前項帶出來的。這樣實際上不是啊！我剛剛講過了，馬的的自性怎能以牛的他性有呢？即我們剛剛說鵝的的自性怎能以雞的他性有呢？我們上一次講過殺光了雞，那些鴨都沒死啊，你未殺過鴨啊！你殺了百多萬隻雞，是哪一年啊？一九九九（年），或是九八（年），那時候殺了幾百萬隻雞，但沒有殺鴨、鵝啊，那些鴨、鵝還去西貝河、南生圍游水，是吧！所以死了那些雞都不緊要，那些鴨沒有死，那些鵝又沒有死，是吧，這樣，所以不對，荒謬了！所以小前提，牛的自性不以馬的他性有，調轉，馬的自性亦都不以牛的他性有。

是否真的有牛的自性、馬的他性？不是，假定而已，假定有牛的自性，假定有馬的自性，全部假定，那就不通了，這樣就否定後項，所以前面的假定是不可行的。前面的假定就是甚麼啊？「以他性故有自性」，本來就可以成立、假定可以成立，現在就不能成立了，所以結論就是「所以他性故有自性不能成立」了，這樣就兩個例一齊（論證），你可以分開兩個例都可以，你分開兩個論證都可以的，現在就一個論證。那麼，下面的論證就是植物了，一樣了，如果「以他性故有自性」可以成立呢，在植物是怎樣講啊？就是梨的自性應該以李的自性而有，調轉，李的自性就應該以梨作他性而有。這樣，那個原文沒有這個「自性」的，我自己補上去的，你知道（是）自性，他的原文沒有「自性」的，沒有「自性」，但我們知道意思是有（「自性」）。

這就是小前提否定了，不是，這個小前提否定了後項，於是前項也否定了，前項本來說「以他性故有自性可成立」，現在就變了不可成立，這樣結論就可以說「以他

性故有自性不能成立」。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即說它的救量不能成立，救量，為甚麼要救量啊？要救自性，所以救量不能成立，就是諸法無自性，因為他現在要救有自性，救不到啊，所以就要回頭了，打回原形。打回原形就是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是吧！返回原有的，他突然出這樣的一個論證就是假定對方這樣的救法。這樣，無自性的時候呢，跟住了，乃至無他性、乃至無共性，這樣他性、共性始終不能成立，這就是說無他性、無共性、無自性是正確。這樣之後呢，對方又救了，這些是表示在佛典裏面的經院學派的佛典，就是講論啊，譬如說《成唯識論》，譬如《十二門論》、《中論》，那些是講理的，講道理的。講道理的時候呢，就要把一切的可能性都窮盡，即說你救完之後，對方可能用另外的方法救啊，這樣，所以舉出了另外的方法，於是就有一個「因他性故有自性」來辯救，再用一個辯論再去救。這樣，於是〈觀因緣品〉就說，外人又有救的方法，他說「若謂諸法雖不以他性故有自性」。

他說雖然用「他性有故自性有」失敗，雖然是失敗，但不緊要，用另一個方法，就是「以因依他法作親他性，故有其自性。」對方又可以這樣救，就是用因他法，用依其他的事物，因即依也，我剛剛解釋了「因」字，這個「因」字不是解因為，是依，「因」字怎麼依啊？一張大蓆，一個人馴著（躺著），是吧？一個人馴（躺）在蓆上，就叫做因，它是象形字來的，一張大蓆，一張圓圈的大蓆，大蓆是（有）人，一個人馴著（躺著），這怎樣馴（躺）啊？是依張蓆而馴著（躺著），是吧！這樣就是因。所以因者依也，我怕你不懂得解釋這個「因」字。所以「因依他法」，將他法做甚麼呢？做親他性，於是他性有兩種：一種叫做親他性，有親他性，所以有自性。那麼，剛剛不是親他性，剛剛假定牛的自性是依馬的他性而有的時候呢，牛的自性與馬的他性是不親的，是疏的，牛是牛，馬是馬的，殺光了雞，那些鴨還在生啊，這即是那些雞不能做鴨的親他性，它是疏他性而已。

所以疏他性不能成立，甚麼是親他性？親他性就是這塊白板，是依那些塑膠、那些金屬、那些鞭做親他性，為甚麼？因為同體啊，同一個體的。這樣，如果白板是真的存在，這個外框亦存在，下面的膠又存在，那些鞭又存在，（它們）做親他性的時候，就全部存在，所以這整個 whiteboard 就存在了，那麼這些組織成份，這些叫做

components，構成這個白板的那些組成部份是真的，這樣，這塊白板就應該真了，白板的真是依那些親他性的組成部份的真而存在，對方是這樣說啊！

這樣，剛剛是疏他性，是吧？你說牛的自性不需要依馬的自性有，是啊，我承認啊，因為它是疏他性，隻牛望隻馬，馬是他性，但是疏的，是各有各的生命主體的。這樣但是呢，這些組成部份與這整個白板是親的，因為是組成的一部份，所以他用一個叫做「因依親他性而有自性」，對方是這樣救。這樣救，現在論主就說不對！「是亦不然」，他說這樣救法亦都錯。這樣於是呢，就要提出道理（解釋）為甚麼錯啊？怎樣錯呢？何以故呢？何以故即問為甚麼錯，這樣就舉了很多原因了。

第一個原因，舉了個例，他說「以蒲草作親他性故有蒲蓆，自性者」，這樣又假定，因為他假定了這種蓆，剛剛說的「因」字是一張蓆，那張蓆是用蒲，蒲是一種草來的，織成的（蓆），那這種蓆的自性就依那些蒲草的他性而有。他說，如果你說這種蒲蓆的自性因依蒲草的親他性而有，這樣就有甚麼問題呢？這樣，他就說出問題了，「則蒲草與蒲蓆是一體，不得名為他性。」因為蒲蓆的體就是蒲草，怎會是他？是自己的一部份，是自性的一部份，就不可以叫做他了。因為是同體的，蒲蓆與蒲草的關係是一的，因為蒲蓆就是蒲草，蒲草就是蒲蓆，因為那些蒲草顯露成一個長方形的時候呢，就叫蒲蓆；蒲蓆看它裏面的結構本身，它的 material 就是蒲草，蒲蓆是不離蒲草，蒲草是不離蒲蓆，不離怎可是他啊？離開才是他啊！都不離！蒲蓆的體就是蒲草了，這樣不能叫做他啊，即講得糊塗啊，你說是他，叫做親他性，其實不行，是同體來的！這樣，所以第一種講法是不對了。

那麼，這一點不對的時候呢，我們看第十一頁，有個論證，「甲」，他說「親他性與自性一體破。」即剛剛的那段文字可以列成一個甚麼啊？三段論式，如果因依蒲草有蒲蓆能成立，「因依親他性而有自性者，」即剛剛說用蒲草織成蒲蓆，所以蒲草實有，蒲蓆就實有，這種支持「因依親他性而有自性者，」這樣就要求甚麼呢？要求在下面了，既然蒲草與蒲蓆，一個叫做他性，一個叫自性呢，這樣就是說，「蒲草與

蒲蓆不得是一體。」如果是同體，要不就大家是他性，要不大家是甚麼？自性。那就不可說蒲蓆是自性，蒲草是他性，不能啊！同體啊，大家都是同一種東西啊，就不行了，不可叫做他性的。

這樣，你不可把人的那個根身叫做自性，隻手是他性，不行啊！因為手是我的根身的一部份來的啊，怎可以是他性啊？他性就拿開都行啊，你拿開隻手能嗎？不能啊。「他」，凡是「他」與「自」，離開「自」才有「他」，離開「他」才是「自」，現在離不開啊，現在蒲蓆是不能離開蒲草，離開蒲草就全散了，是吧！是不行的！所以，如果用蒲草去做蒲蓆做例去支持你剛剛說的「因依親他性而有自性」呢，這樣，蒲草與蒲蓆這兩種東西就不能夠一體了。如果一體就不可以有自性、他性分別，他性、自性異體才有他、自，一體就不可叫他、自。那麼現在呢，「今是同一體性之法。」這就是說，蒲蓆的體即是蒲草，是同體的，這樣的時候是否定後項了。

這樣是否定前項，否定前項就是不能夠因依蒲草而有蒲蓆，現在「因依蒲草而有蒲蓆不能證成。」這個「因依親他性故有自性」，用那個例去破，如果一切法是這樣，就舉一個例不能成立就不能成立。你說「因依親他性故有自性」，我舉一個依親他性而不能有自性的，這個大原則是錯，因為這個「因依親他性故有自性」是一個全稱命題來的，全稱命題就舉一個特例、一個偏稱特例就否定你了。這樣，譬如說「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人」，我舉個（例），麥理浩，他以前是香港人來的，他不是中國人，所以你剛剛說的「所有香港人都是中國人」是錯的。夏鼎基，他在香港住了很久的，現在還有很多外國人不是中國人在香港住的，以前那個政務司叫什麼名字啊？鍾逸傑，還娶了個中國老婆。這樣，所以舉一個例就夠了，是吧？舉一個例，你說「全香港都是中國華人」，我舉一個不是華人，這樣（你）就錯了。

這樣，他舉「蒲草與蒲蓆」就可以了，就不是所有親他性是存在，那個自性就存在，不是的！那麼，這個論證之後呢，這樣於是舉另一個論證了，另一個論證就是下面了，就是「B」，他說「若謂蒲」，即蒲草，「於蓆」即蒲蓆，「實為他性者」，

他說，如果這兩種東西是他性呢，「則二者應各有自性，」各有自性，「兩不相干，不得言蒲故有蓆。」他的意思呢，如果你說那個蒲草就叫做親他性，那個蒲蓆叫自性，那麼這兩種蒲草、蒲蓆就應該、實在（是）你以他做他性，他以你做他性。

譬如，我是自性，你叫做他性，但我是自性，你是他性，在你就調轉，你是自性，說我是他性，是吧？各人說對方是他性，那麼我們相對講，我做你的他性，你做我的他性，是吧？這樣，「蒲蓆與蒲草」，如果你說蒲蓆是依蒲草的他性而有的時候呢，就兩種都是他性才對，蒲蓆又是蒲草的他性，蒲草又是甚麼？蒲蓆的他性，這樣才對！這就是說他性即是自性了，望他性來講是自性，是吧？因為，甚麼叫做他性啊？自性望他，望另一個自性就叫他性。阿甲自性望阿乙的自性，阿甲說阿乙的自性是他性，是吧！這樣調轉，阿甲就可以變做他性，阿乙的自性望阿甲的自性，阿甲的自性對阿乙來說是他性。這樣，所以就是說，如果我做你的他性，你做我的他性，即有兩個自性，應該有兩個自性，兩個自性即兩不相干，大家兩個自性即我不干預你，你不干預我。

這樣，但是蒲草與蒲蓆不是啊！蒲草可否不干預蒲蓆？蒲蓆可否不干預蒲草？不行啊！離開蒲蓆沒有蒲草，離開蒲草沒有蒲蓆，這就「不得言離蒲故有蓆」，因為大家不相干啊，大家不相干，於是呢，蒲草不能夠幫蒲蓆，蒲蓆亦不能夠幫蒲草，但實際不是！蒲蓆要依蒲草，蒲草構成蒲蓆，這就不是兩個獨立的體。如果是「因依他性而有自性」呢，就變了你望我是他性，我望你是他性，就變了兩個自性才對的，就自己望自己是兩個自性才對的，兩個自性就出現了你不干擾我、我不干擾你，是互不相干。因為，凡是自性是自有、獨有、恆有的，不可影響人，別人不可影響你，那麼，但是現在可以影響了，蒲蓆可以影響蒲草，蒲草可以影響蒲蓆，那張蒲蓆捲起了，蒲草就捲起了，是吧？可否那張蒲蓆捲起了，那些蒲草就一條條直的？不行啊，那些蒲草跟著蒲蓆捲起了，曲了，曲線來的，是吧？這樣，所以蒲蓆依蒲草有，蒲草又依蒲蓆有。

這處是第二個論證，第二個論證我們看第十二頁，叫它做「親他性不得為因依

破」。破有自性！你不依我，我不依你，就變成這樣，他說「若因依蒲草有蒲蓆能夠成立」呢，這就「因依親他性故有自性者」，這就用因依蒲草而有蒲蓆來證明「因依親他性故有自性」，這又怎樣呢？這樣的情形就是蒲草必須能為蒲蓆的所依體，這就一定要做所依體才行了。那麼現在呢，「今蒲草不能為蒲蓆的所依體」，這是為甚麼？因為剛說過你以我做他性，我以你做他性，就是各有自性，各有自性是甲自性不依乙自性有，乙自性不依甲自性有。

這樣，於是外人執兩者各有自性，因為蒲草有蒲草的自性，蒲蓆有甚麼？蒲蓆的自性。這樣就不能相依。不能相依呢，就不能夠因蒲草而有蒲蓆來證明依親他性而有自性了，所以這個結論就是「因依蒲草有蒲蓆」不能證成，不能成立「因依親他性而有自性」，這是第二種破。那麼第三種破，翻到第十頁，第三種，「又蒲亦無自性」，這個「蒲」即蒲草或蒲蓆？這個「蒲」字，原文用個「蒲」字是蒲蓆或蒲草呢？你自己定的，暫時未定，讀下面，「又蒲亦無自性，何以故？」「蒲亦從眾緣出，故無自性；無自性故，不得言以蒲作他性故有蓆為自性。」好了，前面的「蒲」字開始，「又蒲亦無自性」是指蒲草或蒲蓆呢？蒲草，沒錯了，有時候他沒講的，沒講的時候，你讀到這處，你自己要問自己了，問呢，設兩種：究竟是蒲蓆對？蒲草對？

那麼，讀到下面就知道了，即我們剛剛讀到所以呢，「以蒲作他性故有蓆為自性。」這樣就知道它不是蒲蓆了，知道它是甚麼？是蒲草的他性，所以，你自己寫上去吧，我這裏沒有加進去，你那處有加進去，你的書有，我這裏沒有加進去，因為不需要全部都加了，所以我的講義就沒有加這第一個「蒲」字是蒲草了，在我的書本就有，書本要你自己讀的。講義可以沒有！我補充，我自己講出來啊，但是本書呢，我就要有那麼詳盡就那麼詳盡，因為你不需要問我，你自己讀就會明白。

所以，這裏這個「蒲作他性」是指蒲草，就不能夠說以蒲草做他性，所以有蒲蓆做自性。為甚麼？因為蒲草本身都無自性，蒲草這個因都無自性，這個果為甚麼有自性啊？你可以舉個例嗎？這個因沒有自性，這個果一定無自性，舉不舉到例？那麼，

我沒有舉例，你讀書時都自己舉例啊！舉不舉到？

這樣，你夜晚發夢被狗追，被狗追這個因是甚麼？是發夢，是吧！發夢做因，所以其中有這個境，夢境就是被狗追，發夢時真還是假？假的，所以被狗追這個果是真或是假？假。你不可以發夢是假的，但被狗追是真的，不行啊！因為構成被狗追這種現象本身的因是假，這個因假，這個果是假了，對吧，是不可能真的，這個因假，這個果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這個果一定會假。這樣，所以就用蒲草本身都是無自性，你怎樣祈求依無自性的親他性做因而構成蒲草這個果是真呢？是實有自性呢？這樣問你。

所以，又有個論證，第十頁，「依他性亦無自性破」。那個「因依他性有自性」，這個他性都危危乎啦，自己自身都難保，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樣救你啊？救不到你，所以，如果因依蒲草作親他性使到蒲草有實自性者，那麼這個蒲草應該有實自性才是，是吧？都未必可以啊！這是最基本條件，最基本條件即你發夢被狗追不是夢境，如果被狗追這種東西是實的時候，一定不是夢境，是真真正正被狗追，就不是發夢被狗追，發夢被狗追是假的，因為這個因不可以假的。這個果是真，這個因一定要真；這個因是假，這個果一定是假。

這樣，現在蒲草是無自性，但他沒有論證啊，為甚麼不論證蒲草是無自性？為甚麼不論證？在前文論證了啊，是吧！前文論證了內果法與甚麼？外果法全是緣生無實自性，所以就不用再論證，不需論證了，因為上文做了論證，這就是上文做了論證「一切法無實自性」，拿它來做甚麼？小前提，變成那些蒲草都無自性。事實上，蒲草是無自性啊，蒲草是生長的，是蒲的種子，是吧，這樣透過陽光、空氣、水份所有條件和合，它才生出蒲草，它哪有自性啊？

上文我講「芽」，種子與芽，記得嗎？總共有五個例，外法五個例，內法一個例，這樣其中有個例是種子與芽的關係，那麼蒲草就是了，蒲的種子生蒲草，上文講

過，所以就沒有論證了，這個小前提沒有論證了。那麼，蒲草無自性，所以蒲蓆亦都是無自性，結論就是「因依蒲草作親他性不能使蒲蓆是有實自性的。」因為這個因是假，因是無自性，果亦都一定無自性。

好了，這裏外人的那個親他性證明有自性是失敗，失敗時就作結論，這就返回做結論了，結論就在這裏：「是故蒲蓆不應依蒲草為實在的親他性而使蒲蓆有自性體。」這做了結。這之後呢，我們就「A、B、C、D」四個講完了，這就講「第五、結餘法亦無自性」，這就其餘的法、事物都無自性。那麼，這個結法就很簡單的，他說「至於餘瓶、酥等外在因緣所生的諸法皆亦如是。」

這樣，為甚麼無端端的又講瓶、酥等法？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就舉了五個例，是吧？外法無實自性，其中有講過瓶的無自性，又講過酥的無自性，那麼這裏未破瓶、未破酥啊，於是說說就好了，即破法一樣的破，這樣，至於前面所講的瓶啊、酥啊，這些外法，外在由因緣所生之法皆亦如是。「皆亦如是」就兩個一樣，就是自性不依他性有，第二呢，自性不依親他性有，都是一樣的破法，這樣他就不再舉例了。

那麼，應該我們自己舉例的，是吧！舉個瓶的例，我們舉很簡單的，如果你執依他性而有自性呢，就變了執甚麼？執瓶依盆的他性而有，瓶的自性依盆的他性而有，這是依外在他性。親他性呢？這個瓶怎麼依親他性而有？外人怎樣執啊？沒錯了，那個瓶的自性是依那些陶土、那個轉輪、工藝，親他性，有些是親他性，有些不是親他性，那些陶土是親他性，那個轉輪，那個做瓶的機器就是他性，就不是親他性，這樣可以分開它的。

這樣，還有酥，酥的親他性是甚麼呢？是乳酪，親他性，那麼他性呢，就是攪動等等，攪動它，轉動、人工等等，這些是他性，這些通通不能夠成立，於是就不再講了。這樣，他說，至於其餘的瓶、酥等等外在因緣所生之法皆亦如是，所以結果呢，「故外所執諸法自性與外所執他性與外所執共性俱不可得」。

俱不可得，即現量不可得，比量亦不可得，這裏用唯識解，因為唯識講真正的知識有兩大類，如果可得即可以成立，可以成立抑或就現量可以成立，要不是甚麼？比量可以成立，那麼這兩種量，這種方法都不能夠支持，那麼這處沒有例子了，因為總結不需要例啊，因為前面都用了甚麼？比量。為甚麼不用現量呢？因為現量是見不到它有實自性，你說有自性、無自性就不是見到的，是思維的，不是見的。

因為現量是離言的，你說它空又不行，你說它不空都不行。你說它空或不空，只是兩種，一是非量，一是比量，空是概念而已，是見不到的，多、小、大、真、假……全部不是見的，通通是甚麼？概念來的，思維分別而已，現量是離分別的，這樣，所以是見不到的。好了，我們講了十二頁，夠鐘，我們講了「丁二」，我們下一堂就講「丁三」，今日介紹了其他無謂的東西，這樣所以……但浪費了你的時間。

-完-